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24632
7 October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2年10月7日

格鲁吉亚第一副外交部长

给秘书长的信

有关安全理事会主席10月6日关于格鲁吉亚局势的声明,请将所附声明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格鲁吉亚第一副外交部长

捷多·贾帕里泽(签名)

92-48621 071092 071092

071092

附 件

1992年10月7日

格鲁吉亚第一副外交部长捷多·贾帕里泽

给安全理事会的声明

格鲁吉亚仅在昨日才获得独立并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我们没有料到格鲁吉亚共和国在今日就已被迫向国际社会呼吁提供帮助,因为它正处于危急存亡之中。出于某些重大的阴谋,格鲁吉亚被选中为解决旧的生活方式同新的思想方法之间无休止的斗争的场所。

在格鲁吉亚的一个地区--阿布哈齐亚,由各种地方分裂主义集团、高加索民族邦联的民族主义势力和俄罗斯某些政府机构中的反动分子、包括军事机构的代表人物所挑起的武装冲突,发动了一个旨在破坏格鲁吉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精心策划的阴谋。

阿布哈齐亚的领导人利用格鲁吉亚境内的复杂政治背景,企图使该自治共和国变为恐怖主义分子和雇用军的窝巢,他们阻拦、抢劫火车,破坏公路和桥梁,造成财产和环境的损害、包括副总理和内政部长在内的政治人物遭到绑架。阿布哈齐亚已成为恐怖主义和颠覆活动向格鲁吉亚其他地区和该国以外扩展的中心。

与此同时,阿布哈齐亚领导人公然无视格鲁吉亚的法律和他们本区的法律。他们垄断权力,拒绝格鲁吉亚在国际社会承认的统一和不可分割的边界框架内建立新的基本关系的多次努力。

格鲁吉亚一直实行各文明民族长期以来所采用的根本前提,即一个民族取得独立不能伤害其他民族、特别是几百年来作为紧邻一起生活的民族的民族利益。

以自决权为伪装,行分裂联合国一民主会员国领土之实,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甚至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情况是发生在一个遵守国际法的一切准则,尤其是有

关保护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准则的国家。

在格鲁吉亚--阿布哈齐亚问题中,下述事实使局势更为复杂,即分裂主义分子仅占阿布哈齐自治共和国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世界所不甚了解的是,阿布哈齐亚人仅占阿布哈齐亚总人口的18%。

我们认为,通过玩弄法律的手段和差别待遇的选举程序,一个只占总人口18%的民族选民比另一个占有阿布哈齐亚一半人口的群体的选民推举出更多的代表到阿布哈齐亚自治共和国议会,这是不道德的。只顾损害到其他民族而为阿布哈齐亚人设立和保留特别的政治区、选举区或其他特区,是实际上不可能的,因为把住在阿布哈齐亚的各个少数人种族分开是难以想象的。

这种状况并非是格鲁吉亚所独有的。在全球公认的文件如1970年《联合国国际法原则宣言》、《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和其后的欧安会文件,包括第二次赫尔辛基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在内,都提到了类似的个案。

这些文件均要求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对这些少数民族负责。格鲁吉亚充分认识到这些基本原则,即使是在它被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保护从俄罗斯联邦到亚美尼亚的铁路的时候,它仍继续就阿布哈齐亚的政治地位问题展开谈判。

由于阿布哈齐亚的领导者们拒绝有效制止以阿布哈齐亚为基地的颠覆团体所进行的活动,格鲁吉亚不得不动调它在这一区域内的军队。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利保护其人口的安全和领土完整,追击和惩罚恐怖主义分子--只要这些分子是留在其疆界和国家管辖范围之内。格鲁吉亚把军队从国内的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就此而言,调到阿布哈齐亚--是在当时的不利情况下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军队调动遭到了所谓阿布哈齐亚国民军的火力攻击。武装冲突就此挑开。责任明确在于这些领导者,他们在维护独立的错误借口下把整个国家推向了血腥的对抗。说什么格鲁吉亚政府挑起了对阿布哈齐亚的肆意“侵略”或“占领”的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和不顾事实的。

此外,往后的事件证明,格鲁吉亚军队的调动是对的。他们抵达了同俄罗斯相邻

的边境,将这个地区置于控制之下,从而有效切断了恐怖主义活动的渠道。

阿布哈齐亚分离主义者假装准备进行谈判,但这只是另一个烟幕而已,烟幕之后他们开始从不同来源收取精良武器,这些来源包括了所谓的高加索民族邦联在内。

这些盘踞在俄罗斯最南部的非法实体多年来积极反对叶利钦总统的民主政府,鼓励奉行最恶劣的宗教形式和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在阿布哈齐亚冲突一开始,这个实质上是恐怖主义者的非法非政府组织的所谓总统和议会即宣布我们的国家和首都是个灾区,要求对其使用任何恐怖手段,包括大规模屠杀行为在内。

数以千计的恐怖主义者和受雇的杀手已潜入了并继续潜入格鲁吉亚的疆界之内。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数目已超过了阿布哈齐亚分离主义者。

格鲁吉亚军队发现他们实际上已卷入了从一个相邻的国家境内发动的未经宣告的全面雇佣军战争。有人要把这场战争归因于一些宗教背景的原因。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事实。宗教和政治上的容忍一直是格鲁吉亚国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邦联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用共同宗教作为援助阿布哈齐亚人的号召是如何的误导,其目的是歪曲事实--即使不是彻底隐瞒事实。这场冲突是完全没有宗教色彩的。顺带一提,8万名阿布哈齐亚种族人口当中只有一半是穆斯林,另一半是基督教派。

其真正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那就是企图切断阿布哈齐亚与格鲁吉亚之间的关系,使它与所谓的邦联统一,从而取得一个出海口。因此,目前的首都阿布哈齐亚--苏呼米被同时宣称为所谓的邦联的首都并不是巧合。

不幸的是,俄罗斯联邦政府不能够有效地制止雇佣军对格鲁吉亚的渗透。格鲁吉亚政府还没有力量控制山区的所有通道。

9月3日在莫斯科达成了一项以和平手段解决阿布哈齐亚冲突的协定。此事已于早先通知了联合国。三边委员会应负责执行这项协定。解决办法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项以俄罗斯联邦的军队来缴除武装雇佣军的武器和将他们逐出冲突地区的决

定。这些雇佣军来自俄罗斯,并且是俄罗斯公民。但是,不论是俄罗斯或阿布哈齐亚的代表,或者是调到该区的俄罗斯部队,都没有作出真正制止冲突的努力。

从阿布哈齐亚撤出雇佣军的日程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动。同时,武装部队的数目却在不断增加。更令人吃惊的是,现在他们是被那些属于正规俄罗斯海军的或被其控制的小船和小艇运进来。到了这个时候,我在前面提到的大规模的阴谋乃变得一清二楚了,那就是,它牵涉到阿布哈齐亚的分离分子、山区民族邦联的民族主义恐怖分子和俄罗斯政府里的一些反动力量。

这个阴谋的目标有三。第一,它是反对格鲁吉亚的主权和格鲁吉亚的日渐稳定、实际上,对某些团体而言,一个稳定、中立和繁荣的格鲁吉亚就相当于他们历史帝国野心的结束。

第二,俄罗斯的地方指挥官的行动完全象是一场“将军造反”,其箭头直指民主的俄罗斯、叶利钦总统和他所发动的良好进展。虽然这么说,应当附加一句的是,叶利钦总统非常奇怪,到现在还没有否定俄罗斯议会的宣言或至少与这项宣言划清界线,而这项宣言正是这次侵略的政治与法律根据。

第三点是国际社会最应当关切的一点。从远处看似乎是一个地方性的边境冲突,可是,事实上,如果不予置理,任由直接参与冲突的各方和人民和国家自行解决,它可能扩大到整个区域。事实上,以其违反人权的范围之大,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这促使我回顾,南斯拉夫的危机也是按着同样的蓝图开始的和展开的。

试举少数事实:格鲁吉亚部队按照莫斯科协定撤出的据点立刻就被阿布哈齐亚一方占领。与此俱来的是广泛的大规模谋杀、砸抢和暴行。在加格拉和皮聪大港口,最近三、四天内,800名以上的格鲁吉亚国民被挑出来处决。当地的阿布哈齐亚民兵预先已编出了名单。Alexander Petisashvili被活埋; Gugineishvili母子在他们家内被冷血射杀;战俘被当作游靶,有些被活活烧死。根据加格拉市新的阿布哈齐亚行政当局的声明,他们于晚间在市中心的海滩上处决了65名男人和妇女,并将他们埋进一个乱葬坟中。

我们正式控告这些不法之徒犯下滔天罪行,他们以过分残酷的手段对待战俘和平民。平民被笼罩在集体屠杀和歼灭的阴影之下,遭受着酷刑和普遍的人格侮辱。我们要吁请国际法院把这些行为定为战争罪,给予犯罪者相应的待遇,亦即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处以应有的刑罚。

事件无法尽述,问题是,这种情况怎么会发生。谁是这二十世纪新的吸血鬼的袒护和挑唆者?

现已确知,莫斯科会议以来北高加索恐怖主义分子增加了两倍,如今人数已达10 000。他们配备有精良的武器-十辆T-72和T-80坦克;现代化防空系统;地对空导弹等等-简言之,只有俄罗斯军队拥有的那一类武器。上两个星期之间,这种武器开始出现于阿布哈兹和恐怖主义部队之手。

谁把这类武器交给了阿布哈兹,更重要的是,谁在维修和使用这些武器?这不是个纯学术性的问题。众所周知,现代化防空系统需要有受过高度训练的人员操作。幸亏恐怖主义集团还没有这类专门技术。

但是,训练不足却有个完善的补救办法:由俄罗斯军队地方指挥官Kondratiev和Sigutkin将军提供“及时咨询”-他们把总部设在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总部的紧邻古达乌塔。

冲突发生期间,俄罗斯部署在本区域的军队阻止格鲁吉亚部队积极作业,限制其行动。同时却给予他方一切必要的行动自由。俄罗斯一架SU-24飞机击落了格鲁吉亚的一架救援直升机。直升机驾驶员死亡。这只是许许多多事件中的一个。

请问,俄罗斯两艘巡洋舰进入格鲁吉亚领海范围做什么?他们为何向Pitzunda外侧的格鲁吉亚陆军阵地开火?俄罗斯空军为何阻止格鲁吉亚小小的空军飞行?不但是战斗任务,连人道主义营救任务也一律阻止。袭击国家委员会主席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座机的究竟是谁?

如果老老实实回答上面这些问题,就会得到令人悲痛的结论-我们遭遇了对国际

法公认法则的严重侵犯和漠视。这已是吞并格鲁吉亚的第三次企图了；第一、二次分别发生于1801年和1921年。

格鲁吉亚束手无策地面对着赤裸裸的侵略；俄罗斯中央政府碍于复杂的国内和政治现状而无法加以控制。然而，俄罗斯民主派应该认识到，格鲁吉亚的处境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而是一个要将历史性的反民主反动部队全盘退却局面加以扭转的企图。如果他们在格鲁吉亚得逞，俄罗斯以全世界人的价值和国际法至高权威为基础建立现代化民主社会的过程就会受到严重打击而动摇。俄罗斯民主派今日防卫格鲁吉亚的呼声将为他们自己带来明日的丰收的道理就在于此。

如今问题的中心是格鲁吉亚初生的民主是否就让它夭折，还是要由国际社会积极拯救。我们希望答案是后者。

无论如何，格鲁吉亚共和国每一民族每一人种或教派的人民，只要珍惜一个统一、民主、爱好和平并且繁荣的格鲁吉亚的理想，就会起而履行其爱国的公民义务。

还有一事，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均已在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向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讲话中以各种形式谈到了。这是第二次他预见到并向国际社会警告过滋长中的反民主和侵犯人民选择自由的阴谋。

格鲁吉亚局势严峻。就在我发言的这一刻，已有不少人死亡。战争正日益白热化。我们格鲁吉亚人民对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怀抱着高度的希望和期盼。

我们愿借此机会感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所做的一切努力。上次联合国的调查团已产生了政治和心理上的巨大积极影响。不幸的是，秘书处所编制的优异报告已被最近的事件所抹杀。

我们来此寻求和平。这是我们促使国际社会注意反动和黑暗的力量对这一爱好和平、无人保护的小国施加的极大不义的最后机会。

我们相信联合国拥有集体的智慧和保护小国的悠久光荣记录，不会让我们空手而回。我们相信联合国将会找出途径以最快的可能方法来解决军事侵略并充分依照

1992年9月3日的各项莫斯科协定,开展本区域的和平会谈。这些协定应作为公平正义解决争端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请安全理事会授权秘书长派遣其私人代表前往高加索。

我们请安全理事会派遣一小队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前往本区域。我们认识到这项请求会涉及到财政和后勤方面的问题,但根据目前局势看来有必要采取这个行动。如果这项请求无法办到,则我们请安全理事会考虑是否可能派遣10至15名军事观察员,在秘书长的私人特使下进行工作。

我们还打算向国际法院提出正式控诉,要求调查各种暴行案件和许多违反维也纳和海牙公约的情况。

我们将利用所有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的道德威信来争取世界公众的同情。

我们已发出了呼吁。现在该由联合国来采取行动。我们请求同情、谅解和正义。这不是很大的的要求,但对我们、对全世界一切新兴、民主国家,这都是重大的必要条件。

- - - - -